

中国当代作家文库·张锬主编

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

孟伟哉 著



华夏出版社

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

孟伟哉 著

华夏出版社

199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/孟伟哉著. -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
1997.1

(中国当代作家文库/张锲主编)

ISBN 7-5080-1050-7

I. … II. 孟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
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9561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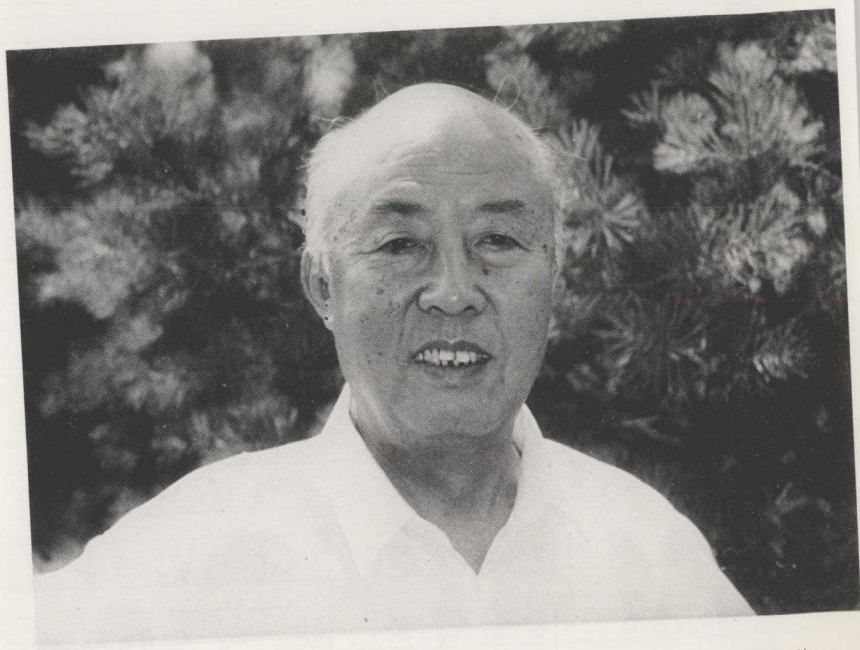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875印张 243千字 3插图

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-3000册

定价:12.0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)



作者像

从北京到哈瓦那

姜伟哉

古巴这个名字，曾经很陌生。古巴这个国家，曾经很遥远。然而自1959年1月独裁者巴蒂斯塔被推翻，如雷似电，古巴的名字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，古巴这个国家也仿佛距我们很近。同时，《格伦瓦尔德》这艘船的名字，菲德尔·卡斯特罗、切·格瓦拉这些英雄人物的姓名，对战争而言也不平凡。《历史将宣告战无罪》——卡斯特罗在法庭上所作的著名演讲，以其无畏、雄辩、坚定和正义的力量，撼动战而成为我最喜爱的一篇文献。当然，60年代轰动全球的加勒比

目 次

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·····	(1)
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·····	(134)
战俘·····	(152)
被俘者·····	(168)
尊严·····	(192)
留党察看的人·····	(198)
大原野·····	(210)
老榆树和四季海棠·····	(232)
种瓜·····	(240)
小米是大米的什么·····	(242)
酋长笔记·····	(245)
巨人之殁·····	(256)
江水静静流·····	(264)
在星光下·····	(273)
天空—大地·····	(280)
行星聚会和旋风·····	(288)

超度.....	(296)
两张美国芭蕾舞票.....	(303)
冬日荒野，烤白薯.....	(306)
孟伟哉作品简目.....	(308)
后记	孟伟哉 (310)

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

前 言

我将真实的事实稍加处理，以小说的形式，记下一百名死者的最后时刻，也就是他们临死前一天、几小时、一小时乃至几分钟的情景。我这样做，不是猎奇，也不是为了耸人听闻，而是基于如下的认识和理解：人之死，是人之生的归宿，是人生作为过程的终点。在这个终点上，一天、几小时、一小时乃至几分钟，可以显示和展露出他（她）或长或短的一生的某些历史的、社会的、心理的、性格的、道德的等等品质性内容，相比之下，倒比写他（她）的一生更有意义，更值得生者品味、思考。

我所写的死者大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。伟人、大名人或名人，自有各种各样的正传、列传、评传乃至碑传，不包括在我这个序列里。我以小说写小人物，当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好人和优秀的人，正

如名人或大名人并非都是高尚的善良的和值得崇敬的人。

一名水兵之死

“住手！不许侮辱妇女！”

“哟！来一大兵，讲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来了！”

“新鲜！”

路过一条巷子口的时候，他看到两个男青年调戏一个女青年，便一声断喝，冲将过去。现在人都说不要管闲事，更刻薄、更难听者是说找不到共产党。他这个共产党员大部分时间在他的护卫艇上，在军港、在营房、在海上，一直没有碰到过流氓小偷等等为非作歹的事，真是想管也管不到。今天遇上了，岂能视而不见，岂能不管！他常想，一个社会，一个国家，如果人人都不分正邪、不辨是非、不扶正压邪，那将成何体统？那太可悲太可怕了。找不到共产党？我就是共产党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，不是共产党的败类！……他冲上去，站在女青年和两个无赖之间，喝问：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噢！这爷们还挺认真的嘛！”

“大兵！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？你来插一脚算哪一门子？”

“告诉你吧，她是我的妹子，是他的未婚妻。我们的事你管不着！想当第三者吗？嘿嘿！”

“他们是流氓！”女青年叫，“我不认识他们！”

“小娘们！你想跟大兵当婊子呀？没门！”

“臭娘们！你跟老子走吧！”

两个流氓说着动作起来，想绕过水兵去抓女青年。

这样猖狂，这样放肆，这样恶毒，这样的侮辱，使水兵胸膛里如一团待喷的溶岩，高温烈焰，无法忍受，无法控制。

但是他沉默着，像待爆的炸弹般沉默着。

女青年惊叫！水兵突然一手一个，拧弯了两个歹徒的两只手腕，使两个歹徒痛得嗷嗷地弓了背。

“女同志，你走！你去叫警察！”

女青年面色苍白，犹犹豫豫答应着，身子发抖，几乎是倒退着出了巷子。

两个流氓一听说叫警察，立时改腔换调：

“解放军同志！你放了我们。我们错了，以后再不胡来了。你走你的，我们走我们的，咱们算没有见过面，行了吧？”

“没有见过面？可惜冤家路窄，咱们已经见了，而且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！”

“我家老爷子也是共产党，咱们是一家人哪！”

“一家人？谁跟你一家！”

“头回生，二回熟，咱们交个朋友嘛！”

“跟你们这样的东西交朋友，哼！”

水兵越发气愤，两只铁钳般的大手又加了力，两个流氓嗷一声，痛得跪在了地上。

“哎哟，大爷！您也太狠了！”

“放了我们，放了我们！”

水兵怒发冲冠，不讲话，更不松手。

“你放不放？”

“你快放开！”

“不松手老子跟你玩命！”

“放不放？”

水兵冷笑，继而怒吼：

“不——放！他妈的，我就不信这天底下没有了正义！”

水兵的这一声吼，等于是一篇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宣言。

于是，两个流氓开始挣扎……

突然，水兵的小腿被扎了一刀，血流如注！

于是，水兵大怒，猛力拧两个流氓的手腕，好像要拧断了……

两个流氓滚在地上，嚎叫着疯狂起来。他们一人亮出一柄短刀，一个要拖水兵的腿，一个用脚踹水兵，想把水兵整倒……

水兵流着血保护自己。他先是用脚作武器，继而放开他们挥起拳头。这时，他的大腿上又挨了一刀！他愤怒至极，拳脚并用，打击流氓的要害处……

两个流氓被击倒了，似乎就要死了，突然地，一个家伙在垂死之间，竟将刀向水兵的背部投来。刀，刺进了水兵的心脏！

女青年带来了两名警察。警察截住一辆伏尔加。水兵被送往医院抢救。半路上，永诀人世！

根据女青年的证词，他的护卫艇在军港为他开了追悼会。悼词里最动人的两句话是：

“他是一名英勇的水兵。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！”

一位县长之死

正欣赏电视剧《三打白骨精》时，县长病了。腹痛！

于是，一家人顾不得关电视。围着这位家长——县长，忙碌起来，紧张起来。

“你什么病？”妻子问。

县长痛得说不出话，使尽平生之力说了两个字：“医院。”

妻子开始发号施令：“打电话，叫小车！”

女儿抓起电话，“喂喂”地叫着，没人接。

“再打！不断地打！”

儿子说：“我骑摩托去叫车！”

“不行！摩托哪有电话快！”

“电话占线，不通！”

“妈！那末我用平板车送爸爸上医院吧？”

“不成！你爸爸哪能坐平板车！”

“快！快！”县长又十分费力地咬出两个字。

“快！快！”妻子大声喊。

“怎么快呀，电话就是打不通。”

“废物！我来打！”母亲从女儿手里夺过话筒，拨了足有十分钟，骂了足有十分钟，电话就是不通，她最后气恼得把电话摔了。

“还是我骑摩托去一趟吧，不远。”

“不！非要他们自己来不可！”母亲命令女儿，“你来，继续打！”

“二三里路，就让我拿平板车拉吧！”

“不成！坚决不成！你爸的身份哪能坐平板车上医院！”

“平板！平板！”病人自己要求。

她对丈夫瞪眼，训斥道：“胡言乱语！你坐平板像什么话！”

“哎哟！哦哟！”病人倒在沙发里，手指着妻子，不知是批评的意思还是其它别的意思。

儿子急昏了，说：“那我背着爸爸去！”

“更不像话！”

女儿摔了电话，愤怒起来：“妈！不像话的是你——十足一个官太太！”

“呵！你骂我，你敢骂我！”她这时倒忘了丈夫的病，跟女儿吵了起来。“我好心不得好报呀！我好心被你们当成驴肝肺呀！我是官太太你们是什么呀，兔崽子呀！哦呀呀！哦呀呀！我把你们养活这么大，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呀……”

她又哭又闹，大吼大叫，突出了自己和女儿的冲突，忘了丈

夫的病最紧要。

女儿噘起嘴，靠在放电话机上的桌角上不再动弹。

她又指令儿子：“你打呀！你打呀！她不打你打呀！”儿子不动，青着脸说：“你就会摆谱儿，共产党的事就坏在你这种人手里！”

“哦，兔崽子，你给我上纲了哇！你敢这样对我说话？没有良心呵！你的大摩托是明道儿来的吗？你给共产党争了什么光呵！”

“疯了！疯了！”女儿叫着跑了出去。

“好嘛！我疯了！你小×丫子的对象是怎么当上科长的呵！”

儿子一跺脚，一挥拳，跟着妹妹跑出去。

“哎呀！呵哟！”病人一头冷汗，坐在沙发上痉挛。

“哦！这就是你的好儿啊！这就你的好女啊！”她又跟丈夫闹起来。“他们就这样对待父母呀！哦喏喏……”她泼闹着，竟用拳头捶打丈夫。

“哎呀！喏哟！”病人痛苦难忍。

突然，儿子女儿又冲进来，一言不发，一个扶起父亲，一个要背父亲。

她止住哭闹，惊问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你别管！”儿子女儿异口同声。

她跟儿子女儿撕拽，又开始哭闹：

“我算个什么人呵！管不了你们这些孽种，也管不了我的男人吗？”

“你管什么！”儿子暴怒，吼叫声能震破房顶。“耽误了爸爸的病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儿子女儿不由分说，把她推倒在沙发里，强行背走了父亲。

于是，她更尖厉地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。

儿子女儿把父亲放在平板车上，要拉走。

她追出来，叫骂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：

“好狠心呵，你们这一对兔崽子！让你们爸爸躺板车！”

儿子女儿不理她，一个蹬车，一个推车，向外走去。

她又跑回屋，又去打电话，又去骂司机。

儿子和女儿拉着父亲走到半路的时候，她坐着小汽车追上来，哭哭泣泣，坚决命令，要将县长移到汽车里。

“算了！算了！别……”丈夫有气无力。

依照她的意志，县长终于被弄进汽车，终于被汽车送到医院急诊室。而此时，病人已经气息奄奄。

医生们急查、急救、手术，刚切了口，见了血，病人死亡……

“急性阑尾炎。”医生说，“常见病。只可惜晚来了几十分钟。哪怕早来半小时，也不至于这样。怎么会耽误呢？医院离你们家很近的嘛！……唉！真太不幸……”

……

一位女医生之死

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但在他们医院的太平间里看过她的遗容。

她真美！即使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，我还惊叹于她的美，羡慕她的美。史书里形容人的美，用过“美容止”三字，译成当代白话，就是“漂亮极了”。她，就是一个漂亮极了的人。

她的朋友给她合上眼皮，让她闭住了嘴。她面色苍白，在一块白罩布下安详地躺着。她可以说是一个小巧玲珑的美人，四十来岁的人看上去像二十岁左右。

小巧，给人的感觉一般是软弱。然而从她的面容上，特别是她的鼻子和嘴唇，我所感觉到的却是坚毅和刚烈。当我了解了她临死前半天的情景时，就我的感情而言，我要以伟大来赞美她，并把她视为英雄。

临死前的半天？是的，从早晨七点半到近午十一点半。

清晨七点半，她提前半小时到达他们的妇产科。按照昨天的安排，今天上午她要到产房接生，她要提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

在这过程中，在她换衣服、洗手、消毒等等的过程中，科里消息灵通人士非正式地传播着一件事情：此次调资——也就是增加工资——的名单中，没有她！

她听到了，但她装作没有听到。她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去翻阅即将临产的几名产妇的档案记录。她的薄薄的嘴唇紧闭着，目光越过自己坚毅的鼻梁默读卷宗。她要为即将诞生的小生命负责，她要对生产的母亲负责。虽然她自己尚未结婚更未体验过生育的痛苦，但她是一个真正的女性和母亲。她已经是临床十几年的医生，已经是上千个婴儿出世的助产者。她是科里业务尖子。

讨论提工资的时候，科里领导和同事都赞成给她提，甚至认为提一级也不能标志她的贡献和价值，也不能标志她的才能和按劳取酬的原则，更何况这是她大学毕业以后十几年里第一次提工资呢？大家一致赞成她，她也没有做谦谦君子，自认受之无愧。

现在却阴风似地传来信息：名单里没有她！

她冷笑了一下。她不大相信。报复？院长就能这样报复她吗？她闪过了这念头，随即又打消了，再次难以觉察地冷笑了一下。

她要进产房了，科主任拿来了调资者也就是提级者的名单，愤愤地拍在写字台上。没有她！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。

她的心脏和大脑，仿佛受到了电击。她差一点迈不动腿脚。但她镇定了自己，一言不发地向产房走去。

十一点十五分，她先后为两个头胎的产妇接了生，把一男一女两个小生命，迎接到了阳光灿烂的人世间。

“母亲平安，婴儿健康。一切顺利。祝你们幸福！”她让两个母亲看过自己的孩子，她对守在产房外的两个年轻的父亲报道平安。她把她温柔、慈祥、美丽的笑容，留给了年轻的母亲，留给

了激动的父亲。

她回到了科办公室。同事们沉默地等待着她，为她不平，为她抱屈。

她说：“一切我都明白了。你们走吧。我希望一个人安静一会儿。”

同事们心情抑郁，脚步沉重地走了，她一个人留在那飘散着酒精和碘酒气味的办公室。

十一点三十分，突然有人狂叫，她跳楼自杀了！

人们先是把她抱去抢救，继而在妇产科办公室发现了她的遗言——

常言道：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此话不对。无罪之士，既不可杀，亦不可辱。无罪无过而尽职尽责以至卓有成效之士，既使不受表彰亦应受到公平对待，不公平、不公正、则无人的人格和尊严可言。身为院长者公然践踏公平和公正，仗恃权力践踏我的人格和尊严，借调级调资事对我施以报复，这是残无人道，丧尽天良！

与其屈辱生，不如勇敢死！

我以我的死，揭穿、抗议院长被伪善包裹着的残暴！

人们站在她的遗体前，像钢铁和岩石般沉默着。她多么美呵，只要看到她的面容，就会感觉到她的灵魂的纯洁和高尚。这些沉默的钢铁和岩石，其实都在疑问和思考，不知道遗言里说的院长报复指什么事者悄声问：

“院长因为什么事打击她？”

知情者答：“什么都可以打击报复！”

人们震骇，人们惊呆。有的认为她无论如何不应该死，有的认为她的死应该载入院史。

后来，后来……最后来的，是那两个婴儿的年轻的父亲。

一个受贿者之死

请不要关心他的姓名，不必查问他的地址，不要考证他的头衔。正如时下有教养的人们爱说的你就是你，我就是我，对这个人我们可以说：

他就是他。

瞧，他出现了，他来了。

凌晨四点，细雨濛濛之中，他穿一件带帽子的涂胶大雨衣，穿一双长筒胶雨靴，啪塔啪塔，影影绰绰，沿一条砖石铺砌的林荫小路，朝他家的院门走来了。

这是一条多么幽静的林荫小路！七弯九曲，杂林遮蔽，既有田园牧歌的韵致，又有现代人生的浪漫情趣。假如您曾经乘船游过长江三峡，再来走一走这条小路，您就会对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这句诗有更深的审美体验了。

这是一座多么安适的院落！它被槐树、杨树、中国泡桐、法国梧桐、水杉、芙蓉和青竹护围着，包裹着，真个是：远望绿涛涌，近看彩华屋。我们中国人现在的走向是往大大小小的城市集中，绝大多数人尚未谙别墅的妙美。这一位，也就是正在我们的美学视线内啪塔啪塔行进的他，虽未读过《别墅学概论》或《别墅学》之类的著作，甚至把墅字念成野字，根本没有别墅的概念和关于这一概念的科学观念，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建造了一座别墅，使撰写《别墅学概论》或《别墅学》的专家，也只能深感惭愧。这毫不足怪。正如卡尔·弗里德里希·弗拉季米尔等等思想家多次论证过的，这就叫实践先于理论。

他行进着，大雨靴踩在水淋淋的路径上，啪塔啪塔。这种三